

·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



袁鹰散文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I267/250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袁 鹰 散 文 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 靖

封面设计：代 卫

封面题字：吴丈蜀

袁鹰散文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5.25插页5 字数325千
1983年5月第一版 1983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450册

书号：10118·647 定价：1.43元

出版说明

袁鹰是当代散文家、儿童文学作家、诗人。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文学创作。这本书中的作品，是作家从他四十年所创作的大量散文中选出来的优秀之作。共分四辑：第一辑《望春之什》，系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之作；第二辑《风帆之什》，系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五年之作；第三辑《悲欢之什》，系一九七六年至一九八二年之作；第四辑《天涯之什》，系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八一年出访国外之作。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以敏锐的眼力，凝炼的语言，跌宕有致的结构安排，爱憎分明的感情色彩，笔酣墨饱的细腻描述，从一人，一事，一景中，深刻地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悲欢哀乐，使作品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散文求索小记

（代序）

一

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两人编纂的《古文观止》，三百年来一直是一部相当流传的散文选本。它后于梁萧统《昭明文选》一千年，因而不仅选了先秦诸子和两汉、魏晋的许多名文，而且选入南北朝、唐宋八大家以迄于明末的大量佳作。尽管它的取舍标准有局限和偏颇，但是编选者还是力求能比较全面地介绍各个朝代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名作；二百二十二篇文章，多种体裁兼备，写作风格各异。我认为，它在今天仍不失为浏览和学习我国古典散文值得重视的选本。

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提到《古文观止》？因为我自己正是从它那里最初接触我们民族浩瀚的文学海洋，并从此引起对散文的兴趣的。幼年时候，在家乡读过三年私塾，由一位老先生教古文和唐诗。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来说，读《邹忌讽齐王纳

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显然比枯燥艰涩的《论语》、《大学》要容易理解些；背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当然也会比背那些“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之类，要生动有趣得多。那部油光纸石印本的《古文观止》，我反复读了两三年（虽然其中相当一部分当时并读不懂），也很有兴趣背诵。如果几十年后还记住不少佳什佳句，在写作中得到启迪和裨益，不能不说还是当年背诵强记之功。

其后，在杭州上了三级新式小学。一位爱好新文学的语文老师，引导我走进“五四”以后现代散文的宝库，让我读到《秋夜》和《落花生》，读到《寄小读者》和《背影》，读到《故乡的野菜》和《山阴道上》。于是，真象是“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我的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神奇的天地，逐渐觉得《古文观止》毕竟不如新文学作品来得亲切和容易接受了。中学和大学时代，我是在上海度过的。上海是新文艺运动的重要基地，全国文化出版的中心，在这里，我如鱼得水，有幸读到大量现代文学著作。从鲁迅、茅盾、叶圣陶、冰心、许地山、郁达夫、王统照、郑振铎、巴金、朱自清、俞平伯、废名、徐志摩、梁遇春、丰子恺，直到何其芳、李广田、陆蠡、丽尼、缪崇群、靳以……几十年间散文大家的作品，绚丽斑斓，花团锦簇。他们既继承了先秦以来两千余年间悠远深厚的古典散文传统，而且更在我们民族风云变幻的历史时期中，使散文的长河波翻浪涌，奇峰迭起，震人心弦，沁入肺腑。我犹如一只小小的蜜蜂，蓦然闯进群芳竞艳、众卉争妍的大花园，目眩神摇，竟至欣欣然陶醉了。现代散文宝库中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精

品和珍品，实在是我们一代代的读者和文艺工作者的幸运。

五十年代，由于编辑工作的机缘，我曾亲聆胡乔木同志多次呼吁“复兴散文”，他再三强调要继承“五四”以来散文随笔的优秀传统，还特别指出要提倡美文。他提到“美文”二字，就使我想起青少年时代读过至今印象尚十分深刻的一些名篇。从《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直到“五四”以来林林总总的散文著作中，有多少珠玑般的美文典范啊！可惜的是，就如同乔木同志当时所指出的，精心写作美文的传统，我们继承和发扬得似乎尚不够；散文作品中可以称得上美文的，毕竟还不算多。这未免使人感到憾然，也有待于更多当代作者和后来者的努力了。这里暂且打住。

二

我开始学习写散文，向报纸副刊投稿，是在初中时代。那正是抗日的烽火在半个国土上熊熊燃烧的时候，我家从被日寇侵占的杭州迁居到已成为“孤岛”的上海，住在沪西曹家渡。那地区叫“越界筑路”，既有租界内的帝国主义势力，也有租界外的汉奸和恶霸势力。在那里，流氓地痞横行，赌场烟窟林立，“剥猪猡”日有所闻，“抛顶官”之类更如家常便饭。当时一些报纸上都称它为“歹土”。我开始写的，就是以“歹土素描”为副题的一些生活速写和人物小记。第一篇好象题为《师母》，为一个“学店”老板娘画像的。老板娘妻承夫业，经营“学店”，乐于让小学生们不称她校长而称师母。她爱打麻

将，用收来的学费作赌本，输了回去就打学生，打她那当教师的儿子。这篇千字小文，投到《申报》副刊《自由谈》，竟然刊登出来（大约是一九四〇年前后），我自然极为高兴。但又有点惶惶然，因为写得比较具体，有的就是原话，很怕那位师母探明底细，打上门来，而且那时我的弟弟正在她那里上小学。在曹家渡地区迁居三次，前后住了六、七年，见过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好汉，更多的是听到过各种底层小人物的叹息和呻吟，遇到过他们的挣扎和不幸。他们的辛酸遭遇，常常牵动着我的心弦。我就在课余练习写，在昏暗的灯光下写。家里订的是《申报》，我写了就投寄给《自由谈》或《春秋》（《申报》的这两个副刊，我分不出它们有多大区别，也从不认识它们的主编）。有时写成短篇小说，多数是人物素描、生活速写，或是抒情小品。要说那些也可以称为散文，实在是要脸红的。

郁达夫先生一九三五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举出现代散文的三个特征，其中一个“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他认为现代散文的“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他又说：“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就是现代的散文的特征之一。”郁达夫先生是位博雅广深的散文大家，他的许多精辟见解，我当时哪里能懂得？但上述这几句话，倒是常常记住的。高尔基所说“写你最熟悉的生活”，更是一直奉为指针。加以又读到那几年进步的“孤岛文艺”的许多作品，提出要表现上海，反映上海的现实。因此，在那些习作里，总想能描下动乱人世的一角姿影，能写出一点一滴人民的苦难和欢愉、忧伤和愤懑、沉沦和反

抗。由于那些年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名家的佳作，在自己的习作中自然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影响。例如，既追慕《一件小事》、《背影》那种朴质无华而又感人至深的沉郁风格，也有摹仿《画梦录》、《黄昏之献》那种空灵华美又抒发些淡淡哀愁的痕迹。但总的说来，它们都是些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浮泛幼稚之作。现在手边剪报不全，也记不清了。有一篇《市井纪事》，大约可以代表早期习作，一九四四年刊于朋友们筹资创办的文艺丛刊《魑》上。发表时题为《燕居草》，有朋友曾批评这题目“雅致”了些，同内容不相协和，这也可以看出我当时写作思想的芜杂和浅薄。

解放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我从事报纸编辑和教师工作。业余写作以小说、诗歌和一些书评、剧评之类的随笔小品为主，散文写得不多，在唐弢同志编的《文汇报》副刊《笔会》、林淡秋同志编的《时代日报》副刊《新生》、袁水拍同志编的《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及其他刊物上发表过一些。那时候我们这些文艺青年大都有个明确的观念：写作就是战斗。小说也好，散文也好，诗歌也好，杂文小品也好，甚至影评剧评书评也好，都是想要揭露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表现美蒋反动统治下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包括我们所比较熟悉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追求，鞭挞黑暗，歌颂光明。“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让未死的快点灭亡，让方生的快点壮大。而对文字风格、艺术技巧等等，几乎是不大讲究的。一片黑暗的旧时代即将消逝了，万丈光芒的新世纪已经到来！那时候，我们常爱以兴奋自豪的心情一再引用雪莱的名句：“如果冬天已经来到，春天还会遥远吗？”

郁郁的迷惘和淡淡的哀愁在笔底减少了，消失了，文章里加强了明朗、欢乐的情调。我和许多同志、许多战友，正是在这种心情中迎接祖国的春天和文艺的春天的。

三

全国解放以后，散文写得比较多些。由于一直在报纸编辑部工作，得以有机会遨游南北，寻访珍宝；得以感受社会主义祖国多姿多彩的面貌，接触各条战线上风神迥异的人物：工人和农民，新战士和老红军，基层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青年和少先队员，其中有许多是共产党员。祖国在前进，迈开健壮的、有时不免是蹒跚的步伐；生活在跳动，翻腾着汹涌、有时也夹杂着污浊的浪花。我俯仰其间，深受教育，也颇多感触，常常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将自己所见所闻所感，用文字记下来，主要是用散文、随笔这种形式。久而久之，就转化为一种负疚感。于是，我常常又想起郁达夫先生当年说过的散文作者“处处不忘社会”和“一粒沙里见世界”，似乎有点新的体会了。

三十年来，我走过不少地方，但都是走马看花，匆匆来去，即便是名胜古迹，也很少探幽访旧之情。写过一些以山川风貌为题材的散文，又算不上游记。我没有学会写游记的本领，没有写出过可以在严格的标准下称为游记的散文。我还有一种浅见或偏见：散文这个大天地里，除去报告文学这一样式有它自己的特殊要求外，其余所有抒情小品，怀人纪事文、游

记、随笔以至政论、杂文，未必处处都能划分得那么精细准确。而且也无须象生物学、医学那样过细地分门别类，各各归口。在一些大师手里，常是自然地浑成一体。王勃的《滕王阁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甚至柳宗元的《永州八记》，说它们是山水游记，自然是对的，但仔细浏览，又可以领略作者们的心思，却远远在山水之外。范仲淹《岳阳楼记》这篇千古名文，历来许多选本列为游记的典范，而有的同志则认为它实在应该算作议论文或杂文，他们都各有道理，尤其认为它是杂文的看法，是很有独特见地的。我觉得，它就是散文，散文就可以、就应该这样写。刘白羽的《长江三日》，叶圣陶的《游了三个湖》，秦牧的《社稷坛抒情》，你能简单地归入游记或者政论之列吗？杨朔的《茶花赋》，李广田的《花潮》，又能简单地定为花草园林小品吗？它们既是描述山川风物、名花异卉，又借景陈情，直抒胸臆，思接千载，视通万物。“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刘勰：《文心雕龙》）这种浑然一体，形散神不散，构成了新颖而深邃的意境，也是那些优秀散文的共同特色。对这样的佳作，我一直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我比较喜爱这种触景生情，情景交融，寓人生真理于水光山色之中，寓哲学蕴味于诗意氛围之内的散文，胜于那些单纯绘景状物的旅游文章；我比较喜爱这种理在方寸、思隔山河、情思隽永、含意悠远的随笔，胜于那些虚泛的感喟和人云亦云、味同嚼蜡的空论。

但是，说是这么说，我自己这些年涂出来的，多数仍属于后二者，有如一团枯草，一杯白水。虽想作些抒发，却常常失之于空疏，不能达到挥洒自如，能放能收；有心略施藻饰，又

不免显得雕琢堆砌，不能做到淳朴自然，天衣无缝。眼高手低，只能归咎于自己学浅才疏。

四

一九六〇年十月，我曾去瞻仰革命圣地井冈山，写了几篇《井冈山记》，其中一篇《青山翠竹》，多次被编入中学语文课本中（改题为《井冈翠竹》）。其后，一些教材编写组、语文老师 and 教学刊物编辑同志便陆续来信，询问写作此文的经过、背景和体会等等。这些同志的垂爱和鼓励，我很感激，但我确实说不出多少“背景”和“体会”来。如若问写作当时是什么心情，那就是在井冈山上受到的激励和教育。六十年代第一年，正值我们国家处于动荡转折之际，连年天灾和种种人祸，带来了数不清、想不到的种种困难。我和不少同志相似，经历过狂热的五八年，冷峻的五九年，常常陷入既有信心又不免惶惑、似乎清醒却又迷茫的精神状态中。到了井冈山，访问了一些老红军、基层干部和青年建设者，又听到不少有关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同志和老红军们的事迹。走在当年红军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山路上，抬头看绵绵青山、丛丛翠竹，到处都能受到无声的教育，也为井冈山人那种在任何艰难境遇中含辛茹苦、奋斗不已的革命精神所感染，而自己的那点惶惑和迷茫，似乎都应该抛到井冈山的深谷里。这种时刻，就深深感到我们现在需要提倡、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不正是井冈毛竹这种百折不回的战斗风格和献身精神吗？我试图借助于井冈山上最常见最普通

的景物，表达这一点心思。唯其是常见的，普通的，所以这样写来，也就容易为读者、特别是青少年所领会。这一点，那些来信的同志们自然是知道也同意的，因而我再没有多少话可说的了。

我常想，任何散文，同其他样式的文学艺术作品一样，都是时代的产物，必然会带着它所产生的时代的声色光影，无论是正确的或是谬误的。作家本人的思想、观点、情绪，同他的笔一起，也必然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受到时代的影响和制约。这都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只不过年代不同，经历不同，因而表现的形式和方法就有区分，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也就有高下之别。例如同是抒发忧国忧民之忧，诸葛亮的《出师表》同岳飞的《五岳祠盟记》、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就迥不相同；同是吐泄积郁的悲愤，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和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也全然两样。更不用说现代和当代的散文，几乎都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的小小折光镜。作者尽可以驱使手中的笔跟随自己思想的翅膀飞向海角天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尽可以把睿智的眼光投向宇宙之大，尘土之微，他总也避不开自己脚下的土地和呼吸着的空气。世上不仅从来没有能够超越时间空间的神仙，也从来没有一贯正确的超人。连圣贤伟人都有他不能避免的失误，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一九五八年，我也曾热烈地、真心诚意地歌颂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一九五九、六〇年，我也曾坚决地、满腔热忱地捍卫过“三面红旗”。我也在不少散文中高兴地描绘我所见到的人民群众的豪情和干劲，也确实相信我们一穷二白的神州大地很快就能改变落后的面貌。当时许多散文作

家、报告文学家、小说家、诗人、剧作家和音乐家、画家，恐怕都是这么想的。对那些不切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的作风，我们不少人都认真地为它们唱过赞歌。今天，党中央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与教训、成功与失误，严肃地承担了责任。我觉得，个人在受到教育、受到感动之余，一样地需要冷静地、实事求是地回顾和小结一下经验与教训。有的同志写文章痛心自责，认为当时自己受了骗，也在作品中欺骗了群众。我完全相信作者是怀着革命战士的真诚和对读者的责任感来说这些心里话的。但我也赞成更重要的是向前看，记住过去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不是为了悔恨。基于这种想法，我保留了一些那个时期的作品，为了可以让今天的读者从“一粒沙”和“半瓣花”中看到当时人民群众昂扬激越的精神面貌，而这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值得坚定不移地给予充分评价和热情赞颂的。生活中的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是极为可贵的。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时时给自己以警策：共产党人、革命战士在历史前进的潮流中，永远应该当促进派，不应该作逍遥派、观潮派甚至促退派；但是，应该是清醒的、冷静的促进派，而不是盲目的、头脑发热的促进派。

五

如果从最初那些《歹土素描》算起，学习写散文竟已有四十年。此次承四川人民出版社邀约，“自选”这么一册，略一回顾，不禁汗颜。翻阅一堆剪报和几本小册子，许多前尘影事

一一浮到眼前。仿佛又回到上海在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盘踞下的十年阴暗岁月，仿佛又经历祖国大地上三十年来的艳阳和风雨。自然又想起许多前辈的关怀教诲和同伴战友的鼓励帮助，而他们之中不少人已经离我而去，再也听不到那亲切的声音了。最后，也勾起自己久已埋藏的一点喜怒哀乐。然而就文论文，它们毕竟都是些鱼目。勉强选了五十余篇，其实自己满意的很少。不揣鄙陋，就正于读者和前辈、同辈之前。

简略地分成四辑：一，《望春之什》，是全国解放前十年间写的；二，《风帆之什》，是解放后到十年动乱时期写的，大部分曾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新版的《风帆》；三，《悲欢之什》，是翦除四害以后写的，止于一九八二年中，其中一部分曾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出版的《悲欢》；四，《天涯之什》，是解放以来写的国际题材的散文，止于一九八一年，其中一部分曾分别收入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红河南北》、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三年出版的《非洲的火炬》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天涯》。

四十年时光似水，从乳臭未干到两鬓如霜，在学习散文写作的漫漫长途上，至今仍在上下求索中。有多少值得告慰师友同志并且聊以自慰的成绩呢？实在很难说。以后能不能有点进步、多写点好作品呢？也实在没有多少把握。庆幸的是，雨暴风狂的动乱年代终于一去不复返，浩劫后的神州大地，重现勃勃生机，千帆竞发、万马奔腾的灿烂局面正在稳稳地到来。包括散文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更大繁荣，指日可待，但也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殚精竭智、群策群力地探求、实践、耕耘、灌

溉，不吝惜自己的心血和汗水。至于我自己，仍将继续学习，继续求索，从生活的深厚的泥土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古代和现代的优秀作品中接受教益，以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得更好些。当然，这只是一种愿望，一点决心，谁知道实践的结果如何呢？借用屈原的两句诗：

亦余心之所善兮，
虽九死其犹未悔。

一九八二年春四月 北京



作者1981年摄于日本